# 南軒集 八

銘
箴
賛
墓誌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銘

困乎齋銘

趙郡李東老結茅于江南榜之曰困乎求予爲銘予聞東老之居植竹千本溪流其間地偏而趣幽予將以是爲困乎東老蚤從名士遊詩法甚高方其得意不復知有塵世事予將以是爲困乎以予觀之殆不然也

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

其端伊邇曷睨以視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
信其爲困乎也已

克齋銘

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揚子雲曰勝己
之私之謂克子雲盖未知所以爲克者故其言
迫切而不近廣漢張某曰夫子所以告顏子乃
終之之事學者必卓然有見而後可以用力於
克也清江陳擇之燕居之齋曰克敢衍其義而
爲之銘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

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意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絿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逮夫旣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顔氏於穆聖學

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
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艮齋銘

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意止止其所也其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

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它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緊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 敬齋銘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豫章闢室于聽事之側朝夕燕處扁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

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爲之銘以廣公意銘曰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

念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
天命不過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
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
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
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
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復卦之義以初爻爲重於畫爲陽於義爲善於
人盖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爲休復四應於
初故爲獨復而三之頻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

應開其遷善而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見以初爻爲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奈何五體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爲敦篤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无悔奈何无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爲之戒辭謂如是乃无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曰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于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顏有取於儆戒之意也爲之銘曰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

之義各隨所秉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
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攷我觀爻義厥有
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
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祗於
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无悔
庶幾寡悔

恕齋銘

潭州右司理之治海陵周俊卿請予名其齋予
名之以恕爲之詞曰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羲經所存

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
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
是申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
于爾彊隱靡　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
於此恕有餘地我名于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
尚克念之

蒙齋銘

番陽余端蒙請予銘蒙齋至于再三予未有以
言也它日因有感于果行育德之義乃爲之辭
曰

乾坤旣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
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
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遏君子體之于以
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
止乃日澄源源曷已君子體之于以育德篤敬
不渝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敏于外
達道攸飭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
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
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

虛舟齋銘

詹體仁闢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漆園之說適而離吾無取焉耳在易之中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將於是焉體之子歎其善思也則又爲之銘

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無轍迹來不迎去不留彼萬變我日休行斯遠險可濟孚豚魚貫天地曷臻茲在克己去其室斯虛矣

主一齋銘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爲銘以勉之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
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
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
積之久昭厥微静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
惟勿替日在兹

南劒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乾道九年知南劒州尤溪縣事石𡼏旣新其縣
之學復建閣于學之東北買書五千卷藏之其
上而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
像寘于其中使學者得以朝夕瞻仰焉新安朱

熹爲之名曰傳心之閣而辭又以書請銘于廣漢張某某竊惟念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三先生生乎千載之後乃能攷諸遺經而得其不傳之妙以相授受然後六經之言群聖之心全體大用晦而復明如日之中萬目皆覩嗚呼盛矣某愚不敏夙嚮往焉敢以建閣之意命名之説洗心拜

手敘而銘之銘曰
惟民之生厥有彛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
有作純乎天心脩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
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章句
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
熟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
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既自得之
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
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問其幾
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

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其言于考其爲體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 顧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字文紹節之齋曰顧且爲之銘

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

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毫釐之浮則爲自欺克謹于出内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己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 讀書樓銘

醴陵丁悬明發請於某曰家有小樓爲群從講習之所敢求其名某以讀書名之而因銘以告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輕以達天心天心
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哉學子
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
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刓其所懷惟以祿利
茫乎四馳其曷予暨嗟哉學者當知讀書匪有
所爲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
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詠游勿肆
勿梏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于乃躬以察以體
積功既深有爗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豈
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于爲若火始燃

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歟予過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盍敬念茲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 葵軒石銘

張子銘葵軒之石于以出入觀省焉

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語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毋窒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肅依保于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于石用儆爾慵

筆囊銘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

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辭穀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周奭硯璞銘

靡飾于外含章在中以時發舒輸墨之功君子觀象于以蓄德韜其光芒惟貞靡忒

## 箴

###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予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爲箴書于坐右且以諗同志

人禀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

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晩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爲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交勿親杓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旣沒之九年則以請于某曰伏自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旣以四益名堂願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爲箴以告之

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

之間則爲無益諂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之動則亂于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喻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戲論俚辭當絕于前勿亂于思潛心聖賢博攷載籍聞見之多于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濂溪先生

於惟先生絶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俾爾立德循循有歸

于湖畫像贊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耆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風無迹惟其胷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橫達四出雖然此固衆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至又孰知其紀極者耶己丑夏廣漢張某書于湘中館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群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則無害敬主義集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觀虎丘劒池有言

湛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虧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

其有似於君子之德乎吾是以徘徊而不能去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

少傅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脩世爲京兆人八世祖避五季之亂徙家建州曾祖太素贈朝議大夫祖民先任承事郎贈太子太保再世以儒學教授鄉里考韐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謚忠顯公以門廕入仕宣和末忠顯帥浙東盜發睦州陷諸郡直抵越越兵不滿千而盜且數千公以主管機宜文字　忠顯募民守卒全其城入爲太

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眞定復辟公以從女眞
入寇圍城數匝父子相與死守部分方略多公
之謀虜不能拔而去名聞河朔間除直秘閣忠
顯率兵入援京師與虜戰力屈死城下方是時
爲國死難者葢鮮獨忠顯之節甚白公痛家國
讎恥之大義不與虜共戴天免喪以秘閣脩撰
知池州改集英殿脩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
所除御營使司叅贊軍事時太上皇帝即位三
年苗傅劉正彥甫伏誅有平寇將軍范瓊擁兵
入覲瓊在靖康變故中附賊逆亂知樞密院事

忠獻張公與公謀誅之張公召瓊詣都堂公叱縛之致于理懷敕榜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瓊爾輩皆御前軍也衆頓刃應諾悉麾隸它軍頃刻而定忠獻益奇公及領川陝宣撫處置使遂辟公參議軍事公雅意欲圖虜念關陝要地而張公一見相知非偶然者遂不辭而從宣撫司至關據秦州號令五路會聞虜窺江淮議爲牽制合五路兵進至富平與虜遇我衆不能支虜乘勝以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與

州一步係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收散亡固壁
壘以為後圖則可與張公意合公單馬直抵秦
亭分遣腹心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
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公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
各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
原守大散關虜不敢犯紹興元年夏始聚兵來
攻玠敗之秋復來又大敗之俘獲以數萬計宣
撫司從治閬中公留關外護軍上知其勞除徽
猷閣待制明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
以金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過

爲守備閉關塞褒斜二鎭病之張公亟召玠彥
議事皆願得公鎭興元乃承制拜公利州路經
略使兼知興元府公至之日盡弛其禁通商輸
粟二鎭乃安公謂虜用騎兵利衝突在我當先
柵要地以勁弓弩待之幾不濟者且以是約二
將獨彥頗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虜由商於犯
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逆戰不能郤遂焚
金州退保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曰事迫矣當
亟徼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
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凡三百里中道少止公

移書曰虜旦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某當往玠即復馳至饒風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蘖食之遺玠書曰某誓死於此與公訣矣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自仙人關由間道與公會于三泉虜游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何者玠曰此何等

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爲壁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至中夜斥堠將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據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傷公即爭代公處頃之復有來報曰虜退矣乃還方虜入梁洋蜀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有爲浮言相恐動請徙治潼川軍士聞者皆怒公力爲書

爲張公言某在此虜決不能越無爲輕動搖張
公用公言乃定虜遣十五輩賫書與旗來招公
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爲我言於爾
酋來戰即來我有死何招也先是梁洋官私之
積公悉已徙置虜無所得糧日匱前後苦攻死
傷十五六涉春已深癘疫且作遂遁去爲我師
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虜之去四月也
其餘衆不能自拔者悉降凡十數棚虜之喪失
蓋莫甚於此役方是時虜其大酋撒离喝兀朮
輩垂涎于蜀自夜聚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

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擁
其後前者死後者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
之如初其爲必取計盖如此惟公與張公協心
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
全蜀境公還與元分遣官吏安集勞來凡遺卒
之乘時怙亂山谷間者悉捕斬以徇自是兵勢
目振方更恢遠略然張公已困於讒公亦尋被
罪矣是歲除寶文閣直學士四年責授散官安
置白州始吳玠爲偏將公奇之言於張公張公
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卒得玠力至是玠上疏

納節贖公罪士大夫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明年還故官奉祠時張公相矣召公赴在所又還集英殿脩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陝蜀朝議欲合諸道兵大舉公自蜀還歷諸邊盡得虛實謂且當益繕治廣營田以俟時朝廷欲遂用公顧親年寖高力請歸養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泉素難治番商雜居公下車肅然無敢犯有事涉權倖者立論奏蹔正之亡何張公去位言事者觀望論公復責散官安置漳州以郊祀恩得歸會江上擇守起公爲沿江安撫

使知鎮江府虜入寇公建請清野盡徙淮東之
人于京口墳墓得宜人情不搖謂樞密使張浚
曰異時此虜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
有它意已而果欲邀和及遣使來揭旗于舟大
書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
伴使索之甚急公曰有死耳旗不可得及其歸
遣還之境外張浚以公料敵及治狀聞有旨復
待制和議成公謂宜及無事時講脩淮漢守備
厲器械治舟楫其言甚悉宰相秦檜忌之諷言
者論罷復以祠祿歸十四年十月二日遇疾沒

于正寢享年五十積官右朝議大夫以子貴贈太師娶熊氏贈福國夫人再娶卓氏贈慶國夫人子珙克世其家復以忠義識略被今上眷遇嘗為同知樞密院事識者不以劉氏三世官達為衣冠之盛而以忠義相傳不替愈大為家國之光淳熙四年珙為建康留守病且革自力作書與其友張某以銘公墓為屬某蓋公所從忠獻張公之嗣子也奉書而泣且無所從辭於是取公弟子鞏舊所狀行實掇其大節次第之如此惟公慷慨自許每有捐身殉國之願當事之

難衆人惶撓失措公色愈厲氣愈勁遇事立斷凛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無遺筭得將士心皆願爲盡死其爲政發姦擿伏若神所治不畏强禦而天性孝友恂恂接人樂易開口見肺肝輕財重義緩急扣門無愛于力振人之絶傾貲倒廩無吝色姻親鄉鄙昏喪悉任其責闢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託公築室買田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己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没而不懈

也嗚呼偉哉公以是歲某月某日葬于崇安縣五夫之原某之爲銘葢後公沒三十有五年也公孫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褒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銘曰

寒沍凜冽喬松挺節艱危反側志士秉烈允毅劉公孤忠業業國恥家讎刻骨泣血誓不同天心焉如鐵縛袴從戎思奮其伐虜方鴟張闚蜀門闌紛紛鄙夫縮避一轍惟公矢謀克贊于決身當兵衝橫遏力折衆駭失色我怒貫髮驍將突兵枯以奮發竭智力窮虜走竭蹷迄全蜀疆

如器無缺伊人是恃豈險難越不寧蜀全關輔可挈投機于征以冀日月巧言害成徤手孰掣空令父老談說嘖嘖和戎議興公膺如噎守臣舉職妖旗莫揭歸卧于家忠憤曷洩嗚呼中年竟隕此傑歲踰再紀精爽森列嗣德有光公志益駈我為銘詩追勒其碣

吏部侍郎李公墓銘

淳熙三年九月庚戌祕閣脩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使臨川李公以疾没于州治之正寢五年其狐輩以同郡曾李貍所狀公行義來請某銘

平時盖欽公之爲人且在廣右與公相望僅再
歲接公行事爲詳既不克終辭乃敘而銘之公
諱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家本建昌人其徙臨川
方再世曾祖之遇祖玩皆不仕考彥以公贈朝
奉大夫公自幼入鄉校嶄然異常兒未冠有文
名中紹興壬戌進士第是歲秦熺挾宰相子以
魁多士同年多往見之或拉公行毅然卒不往
調饒州司戶參軍以歸連丁內外艱中間爲襄
陽府觀察推官僅踰年及免先大夫喪調全州
州學教授改監行在雜買場門實二十七年之

冬時秦檜盖死矣明年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
改敕令所删定官論者爭言秦檜時事無巨細
一切更改公白宰相執政蚩尤五兵李斯篆隸
苟便於世亦不當以人廢方檜在時公義不爲
之屈及其身没事變所論乃如此則公存心平
實盖已可見矣又明年改秩除太常寺主簿尋
兼光祿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論宿衛大將
恩寵太過嬰兒過飽恐非其福太上皇帝感其
言宿將旋就第自檜扼塞言路士風寖衰及太
上總攬萬機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

務緘默至是百官轉對公與王十朋馮方查籥
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
爲五賢詩以述其事然公自是亦不安于朝請
祠以歸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之歲以太
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爲人主務學則其餘
嗜好無間而入矣時忠獻張公督師江淮而宰
相有異議者從中多所沮抑公引張仲孝友之
詩及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等故事乞
戒諭朝廷同寅共濟俄兼權吏部郎官御史尹
穡附宰相湯思退以公故嘗爲思退所知欲扳

引共擠忠獻於是薦公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思退繙皆不樂踰歲始正除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其後宰相召同爲郎者四人欲有所進用最屬意於公公不發一語明日同舍皆遷公如故其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于冊幾上或見之王亦愛重公它日公補外累年以歸王聞之欣然謂僚屬曰李直講來矣蓋公之誠意有以感動也爲郎踰年會澍河水灾詔郎官管職以上條時政闕失公歎曰上憂勞求言此豈可失也即日奏書指論近

密且併及宰執奉行臺諫迎合百執事顧忌畏
縮之罪反復數千言近世論事傾倒剴切未有
其比聞者皆縮頸上優容曾不少為忤而執事
者忌之甚自外補得知台州州有揀中禁軍五
百人朝廷置訓練之官其人貪殘失衆心不逞
者乘間謀作亂露刃立堂下公曰若等欲為亂
乎請先殺我衆色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
四人黥徒之迄無事公倉卒應變坐折姦萌聞
者益歎儒者誠有用於世也天子以為能除直
秘閣並海有宿寇以不得公募其徒自縛以贖

罪即得其渠魁未幾召還復爲故所居官初公
在台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人之門爲
一郡害會姦利事發械繫死于獄盡籍其家徙
其妻子至是權貴人者教其家訟寃且誣公以
買妾事言者用是擠公它日宰執將進呈文書
同知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劉珙越次奏李某
爲郡疾惡太過獲罪豪民爲其所誣臣考視其
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耶珙
曰士氣不振久矣若更沮李某是終不復可振
矣上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而大理

觀望權貴人猶欲還其所沒貲併以為台州議
刑太重上親批其後曰台州所斷委得允當鄭
憲家貲求不給還流徙如故公乃安明年遷司
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凡八萬碩而董事者有
所憑恃賤糴濕惡以欺沒官錢戶部不敢詰公
視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附會聽戶部以支
為盤公力爭曰是非徒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
議會大理奏結宅獄上忽顧輔臣曰棘寺官當
得剛正如李某者為之已而御史又曰無易李
某遂除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句敕令故事寺獄

空上表賀公獨不奏先是公在司農時嘗因面
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爲接伴使還奏曰臣
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實痛之條畫
營田便利甚悉且併謂近日措置邊事甚爲張
皇一時誕謾之徒言虜勢衰弱踊躍自奮甚者
爲剽攘以挑境外此何益徒有害願戒將吏嚴
禁防無速近功無規小利日與大臣脩明治具
固結人心持重安靜以待虜釁公之意以謂主
上英明有大有爲之志執事者所當奉承講究
爲務實經久之計以卒成聖志廷臣中誕謾者

但爲欲速之說而其苟且者又欲一功不爲適
足以害遠謀玩歲月故再三條陳營田便利以
爲是恢復根本之策在今日所當汲汲而爲之
也上每改容嘉納宰相方議遣氾使公與辯其
不可至以官職訹公公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
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主管廣南西路安撫司
公事命下之日尚書郎有入對論擇帥事者上
欣然顧之曰如廣西朕已得人矣李某也又諭
大臣曰李某營田議甚可行而大臣莫有應者
公至鎮勤於民事郡舊有靈渠通漕運且溉田

甚廣近歲頗堙塞公命疏治之民賴其利立石
以紀邕管所隸羈縻安平州其酋恃險凶横聚
兵謀爲邊患公遣單使開心見誠諭以禍福引
赦使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撤水柵受約束前
帥建議於宜州境南丹州置買馬場朝廷用其
議下經略司公力爭其不可遂止衆謂南丹買
馬之議若行其爲廣西生事取釁有不可勝言
者非公言之力朝廷亦未悉其利害如此也朝
廷又令市象于交趾公復力爭及公去經略司
竟往市交趾遂因此驅以入貢所過爲擾人始

服公之明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
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陛
下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
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
開儒術可行而未免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
未免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懦者得以苟
容責以實効而誕謾者得以自售上嘉納之且
詢所謂誕謾之人公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
某直諒遂擢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
竊據者又有附之同升者從臣中又有爲之役

者公之造朝已甚側目且巧爲語以鈎致公皆厲色辭以拒之於是相與謀使言者論以公謂寘之近列必變亂白黑未及正謝而罷是歲冬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州路以缺帥聞上顧念公乃除祕閣脩撰以寵其行部有思州亦羈縻也其守田氏與其猶子爲貳者有協且起兵相攻親草檄遣官諭之二人感悟歃血家廟盡釋前憾邊以妥安盖與廣西安平州一律公之爲謀大抵欲以誠意銷患於未然也在鎮踰年以疾請祠改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命未

至而公沒矣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朝奉大夫監司奏公盡瘁其職以死特贈集英殿脩撰公之葬在撫州金溪縣歸德鄉靈谷山之原娶饒氏封宜人後公八月而卒子男四人鞏脩職郎潭州司理叅軍肅迪功郎潭州益陽縣主簿蔚將仕郎遵未仕女六人長適奉議郎知袁州萍鄉縣事王謙次適除授迪功郎前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曾樽次適鄉貢進士姚彬餘未嫁孫四人孫女三人有文集奏議王府講議藏于家公少時力學爲文章及壯歲更留意義理其仕

于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見政有缺失用人有
憸佞忠憤感激所言多切至生平不事表襮未
嘗勉强色詞故不知者多以為傲或以譖公上
曰斯人無它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也小人
憚之謀所以害公者無所不至獨賴上終始照
見保全之其為郡奉法循理律己甚嚴自嶺右
歸裝無南物視其奉養自為布衣至侍從未嘗
有異風望整整人不敢干以私然以為是悅公
者少不悅者衆及聞其死則識與不識皆歎息
曰柰何失一正人蓋以天資質實不徇于外而

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心故遇事有力奮發忠
言無所回撓所謂古之遺直者者公非耶銘曰
士或不競枉尺直寸以同爲和以怯爲巽垂紳
立朝噤莫肯言就有欲言亦弗究宣謂予有待
實則患失會是詭隨乃曰弗激此風流行非國
之福不有君子孰振孰篤我觀李公披腹敷陳
反復無隱心存愛君衆駭縮頸君則容之媢恚
實繁聚而攻之是保是用惟天子明匪天子明
臣言曷伸嗟哉若人古之遺直我作銘詩以詔
罔極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墓銘

工部尚書廖公墓誌

紹興九年詔以延平廖公為御史中丞方是時宰相秦檜當國謀為植黨固位之計欲假臺諫之力斥逐異已者公先亦為相所薦及居言路然守正無所承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復切至相遣人風之則答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枉道狥人非吾志也會有故從官嘗委質叛臣之廷以與相有姻故歸自虜

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使奉朝請公顯
奏其惡愈觸相怒又嘗從容建白願起舊相之
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相聞之曰是欲寘其
何地耶公以言不行上章乞歸老改工部尚書
其繼公爲中丞者受風指劾公上念公忠直俾
以徽猷閣直學士奉外祠其明年迄致其事於
是廖中丞之名重於天下公諱剛字用中順昌
縣人曾祖諱隱祖諱丞以公故贈承務郎考諱
懋任朝請郎累贈通奉大夫三世皆以淳質自
守孝義相傳樂善好施爲鄉黨所親依公治家

有法資稟靜厚濟以涵養自爲布衣時嘗從其
鄉人故諫議大夫陳公瓘游又嘗從侍講楊公
時問學故其後立朝行已具有本末盖非偶然
者初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縣主簿州判官錄
事叅軍教授凡五任改秩調漳州司錄就除國
子錄擢監察御史時方爭　於進取公足跡未
嘗及權門已而以親老引外得知興化軍請康
初以右正言召未赴遭通奉君憂服闋又以工
部員外郎召以母疾辭會劇盜起旁郡樂旣者
相煽縣之官吏悉逃去鄉民扣公門求活公以

信義偏喻從盜者使反業旣而復有郡盜自旁
縣來據井落殺掠人勢熾甚部使者且以檄屬
公公遣子遲入賊中喻以禍福其渠領素聞公
名旬月間相率從命餘黨悉散遣先是朝廷遣
制置使將重兵來玩賊不時討及聞公旣撫定
則欲攘其功遣偏將規圖傷害至則執遲注刃
于頸公不爲動卒悔謝而去除福建路提點刑
獄公事未幾召爲吏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以
撫賊事增一秩公曰以此受賞非本心也卒辭
之上方向儒學公奏帝王之學不當如文士所

爲願去末學之無益專務正心誠意以福天下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奏乞罷遣高麗使又條陳屯田便利皆切當時事宜遷給事中遭內艱服闋還瑣闥舊職時紹興四年也朝廷旌别淑慝推究章惇蔡卞迷國本末追貶其身且召其子若孫不得官于朝於是章傑自郎官出知婺州章僅自寺丞提舉江東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有旨悉與之祠明年遷刑部侍郎初公之曾大母享年九十有三大父享年八十有八皆及見耳孫餘亦多壽考累世以華

髮奉養公舊嘗名堂曰世綵諫議陳公播之聲
歌士大夫從而爲詩者甚衆緝之盈編至是乞
以所當遷官贈大父且曰臣逮事大父教以忠
孝念無以報因述家世事始末上嘉歎而可之
宰相忠簡趙公方務推廣上孝愛之志遂以世
綵集進奏曰陛下以孝治天下凡人子之欲顯
其親者莫不曲從固知陛下念親未嘗少忘今
復覽廖氏事迹伏惟聖懷不無感歎上它日謂
公曰觀世綵集誠人間美事也其書至今人間
樂傳之又明年以父在朝列力請外除徽猷閣

直學士知漳州郡人素以侈靡相尚　奔側踰
制公下車首立條約且親爲文以訓告之風俗
爲變在郡二年應詔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
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今
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是
歲以年將七十請謝事時已降詔旨矣詔書趣
行至闕則有中司之拜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
當思大體者乃摭拾細故矜一得於訟免之微
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
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

在於一人之身若意誠心正以臨照百官則是非不紊邪正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而革矣又奏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已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群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矣又論當遠倿人且劾從臣中爲倿之尤者時大將特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公隨事論列至于四至肅然知畏凡公奏論皆本於誠實務先大體踐其初言類如此方是時善類倚公少安至所言漸廣卒爲時宰所擠去自公之去言事者類皆承望而搢紳竄逐者相繼矣公謝事三歲以十三

年正月壬寅沒于正寢累官左朝奉大夫封順昌縣開國男詔以中大夫告其第是歲十二月壬申葬于其居溪之南鳳山之原從治命也娶張氏封淑人子四人長逢嘗任朝散大夫知邵武軍後公二十七年卒次過今爲朝散郎前知梧州次遂承議郎前知化州次邅朝散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孫男十五人諸子過郊恩累贈公少傅公自少時居母謝氏喪已有聞於鄉黨長事繼母陳氏以孝謹稱撫育其弟甚恩先世舊產盡推以與弟及猶子居家儉約雖貴

不改寒素居官以清簡率下不事威嚴人服而
從之平時不觀無益之書不為無益之文蓋其
所存每貴於實用躬行而已其為兒童侍先公
忠獻旁側聞公之名及忝廣右帥事公三子適
皆為郡於所部而其季又為朝廷選用以使旨
來治于桂暇日求公奏議讀之剞劂之餘僅有
存者一日愀然以公墓誌銘為屬某自念晚生
其何敢任而請愈力顧不得而辭於是首著公
之大節而次第其平生如此實淳熙四年冬十
月蓋去公之没三十有四年矣銘曰

廖氏之先家于太原唐季避難甌閩是遷惟閩之廖自公而著豈以其位惟德之故公之清德壯老一節持身立朝冰玉之絜人寧其華我掇其實躬行是尚如漢萬石靡慕于寵靡撓于勢進無隱言退不茹愧謝事于家而名益崇惟其守道是以元宗有寧其宮公則命之溪山所環後則宜之奕奕其後孔蕃且昌克念其德以篤不忘

王司諫墓誌銘

乾道己丑歲某被命守嚴陵驅車入境俯仰其

山川而想子陵之風詠仰止之章且意夫人才
代出當不乏也既視事則進長老諸生而問近
世鄉先生大夫之賢者則得二人焉曰諫議江
公司諫王公皆以風節論議顯聞於世爲鄉里
所重已而司諫公之子今筠州史君來訪予又
得從問其父事甚詳恨未能與嚴之人表而出
之也越三年予屏居潭湘之上筠州走書以清
江劉清之之狀來請銘公墓以予曩日之所敬
固不得以荒陋辭也乃敘而銘之公諱縉字子
雲王氏系出琅琊晉司徒導南渡始家江左其

後有居睦州桐廬者曰昫封仕唐爲和州刺史生蕭清主簿洵洵生粱爲程丞耕耕生周明州衙推仁鎬因家于明而處者爲嚴州分水人公踰冠遊大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歙州司法叅軍議獄以忠厚稱移池州石埭令斷訟民服其明方田法行旋以不實罷而石埭之民請以公所均爲定用薦者改宣教郎知婺州浦江縣神霄宮初建觀望者競爲侈費邑當置下院獨取之遠鄉僅以充數而已主者加詰公曰朝旨不言城內外縣境有觀而舍之吾非違御筆也

辟監杭州鹽倉臨安縣市易務知温州永嘉縣
調監池州永豐監丁内外艱會邑人翁漆乘亂
聚衆剽新城令不以時應盜益熾新城求捕且
急令遂調松村保甲以謀不素大擾吏懼莫知
所爲則以告公行義素爲鄉里所信即日挺身
往諭已而縣得漆與其二子誅之衆乃定茵傳
劉正彦南遁有詔起復公部松村民丁追之公
以終制辭焉大駕在永嘉從臣有以公應詔擢
吏部郎官方移蹕草創之際公請許諸選者得
以闕自言而爲定其宜士無滯留而官不曠廢

以論事忤宰相出知英州時二廣多盜郡有土
豪公廉以職秩結以恩信得其死力所捕致無
不克宜章賊尤熾公縱諜者諭以利害他日賊
過郡境以俚語戒其徒曰無犯吾佛曾成蹂踐
湖南爲岳飛所敗走桂而東破連州衆號數萬
廣東大震科調紛然公獨如平時客問所以然
公曰吾州無兵無城寇至但當登譙門諭之以
禍福否則以死繼之處之既定故寢食甚安耳
寮屬請退保公曰吾守土吏也退將焉往卒以
靜鎮全安一境御史循行上公治行第一有旨

遷官秩滿令入對會朱丞相勝非當國雖故鄉
監官至都堂亦使趨庭自列公顧不肯勝非怒
虜方在邉擬公至滁州朝議皆言王公忤笵丞
相去之南荒今方來歸人置之北鄙何邪改知
處州召爲金部員外郎旋以選知溫州加直祕
閣陛辭之日太上謂公未得去朝廷即拜監察
御史旣謝擢殿中侍御史時紹興五年五月也
公首陳正紀綱嚴法守明賞罰立軍政廣儲蓄
厚風俗冀爲經乂之謀且援古事以申諷諭曰
晉武平吳天下旣定何曾語其子曰吾每宴見

未嘗聞經國遠圖此亦今日之憂也因言湯以七十里而有九有之師惟仁足以得天下之心夫豈以地之廣狹勢之強弱哉而書之言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惟湯畏天保民此所以天下歸之雖狹而廣雖弱而強也於是東南大旱而江湖爲甚公慮所以振䘏之者如伸枉濫寬繫纍禁科斂緩逋負免穀稅通糴舩瘞殍者其論奏甚備而尤所拳拳者以常平之法名存實廢借兌之不撥還支移之不收納此所以坐視凶荒而莫之捄也至推其本原則願詔大臣

以變理之事飭清躬以脩省之意論極剴切六
年二月遷右司諫公言聽忠言於艱難之時易
受直言於平定之後難況寇讎未殄願毋以目
前暫無事而忽芻蕘之言又因對言明皇即位
之初焚錦繡珠玉於殿前厲精政事以致開元
之治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以致天寶之禍
非初之難而終之難也陛下憂勤恭儉圖濟中
興往歲金翠之禁自內庭始天下風靡而近者
庫藏供璘瑁坑冶採青綠未必以爲器玩設飾
之用然恐下之人妄意好尚緣類而至願深戒

明皇之失終始惟一以永無疆之休上爲之改
容嘉納六月臨安地震公言地震駐蹕之所豈
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邪女子小人夷狄盜
賊皆陰類也女子小人則遠之夷狄盜賊則備
之恐懼祗畏以應天心此先哲王所以中興也
又言陛下纂承十年于茲頻歲豐稔僅足粮餉
一有小歉民已流移蓋耕者寡食者衆軍政未
立國用未節故也謂宜詔大臣參酌祖宗舊制
與每歲出納之數而均節之抑僥倖以靖衆志
薄稅斂以寛民力爲久長之計上幸姑蘇軍屯

淮上逆賊驕雛方肆陸梁而主帥有慢令不赴
機會者公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勵其
餘又言今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
耳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
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
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蓄疑敗謀理必不可願
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絶猜間之萌協濟國事公
以大臣不和爲憂比終歲再三言之至詆執政
間有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爲抽軍退保之計上
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言尤至切又言軍

興以來多爲一切之制令盜賊粗定上下內外
宜守成憲而舊弊之未革者如官資之轉行過
犯之改正差遣之審量皆用特旨廢定法遠方
監司守臣措置自肆姦贓抵罪鞫治旣白或不
行法止從輕比若此類紀綱不立法令不信雖
宵旰焦勞未見可以爲治也張浚營第建康廣
袤占民居公請竄斂後自還之內侍李琮童貫
壻也恩旨復許其仕公言梓宮未返天下痛憤
忍令童貫壻再仕乎所言多採用兵部尚書呂
祉護諸將於淮上公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

兵者助之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通將士之情未幾酈瓊叛祉死之先忠獻公時爲宰相臺諫議以擇帥不善爲責公曰司言責者獨不任其咎乎且以是進退大臣非知大體者也既而章交上公獨論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惰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酈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既爲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爲此謀有日矣張某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而朝無宰相無乃未可

乎章再上不報求補外復以直祕閣知温州先是日食之變詔求直言臺臣有語公者曰上住我輩言路而外求直言建此議者必懷姦公曰日食求直言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及是又諷公曩趙丞相之去我二人不擊故不遷今臺諫媒孽右相勢已搖吾與君遂言之則同升矣公正色拒之至是反劾公觀望欲爲後圖公聞之笑曰吾老矣不顧目前之利乃爲後圖不亦左乎坐落職奉祠公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尤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

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悟君心者
上嘗稱公中正不阿得諫臣體它日言事者有
不稱上曰王某論事可思即復直祕閣知常州
淮上戍軍經從有攘民羊及誣民爲盜縛之去
公追得民與羊於舟中獨不得軍士姓名貽書
誚主帥卒以三輩徇河上聞者服焉會有故從
官歸自虜中蓋嘗仕僞庭据吾京邑而爲之守
者過郡公惡之不爲禮力求見公面詰媿之而
宰相秦檜與之親厚歸而泣訴檜怒十一年春
以公主管台州崇道觀州人惜公去以爲循良

之政前人莫及也州舊有河貫子城達于倉後
或堙塞公請于朝開深以便輸至今賴之退歸
幾二十載恬然自樂也積官左朝奉大夫既告
老以郊恩賜三品服二十九年六月己酉與親
戚笑語如常時語其家人曰心中無一事時至
可行矣夜分而逝享年八十七九月甲申葬于
縣之分水鄉茅山之原公天資忠厚事親從兄
誠意篤實子孫侍側燕居笑談必寓以訓敕治
縣八年囚無瘐死者去官人思之不忘雅不喜
求請及公之存子孫慫從吏部選無請堂者其

行義尤為文定胡公翰林學士朱公所知皆嘗論薦於朝劉清之曰嘗得公遺書所謂霜臺諫垣藁者合九卷讀之累日深惟既往之是非易定而當時之毀譽難公也觀前輩奏篇至毀譽之際雖元祐忠賢猶惜其是非之未定焉而公書手跡具存繫以時日皆可依據至所尊信必天下鉅人所排黜必其自絕於善人之類者非唯當時迨今實然而後知公之所言蓋有見于中非苟然也配詹氏贈左光祿大夫良臣之女贈碩人後公一年卒子男二人曰休右承議郎

權發遣筠州軍州事日勤左朝散郎權發遣處州軍州事女四人長適右迪功郎邵希仲次適左朝散大夫翟軫次夭次適右迪功郎詹煥孫男四人琢右從政郎玭珙皆右迪功郎琰未仕孫女六人曾孫男女十一人銘曰

士或遠實浮華是滋凡厥言行曷據曷依觀公平生惟實之務陳言諫省質直靡婷有所毀譽皆心所安久而益信是則為難其在郡邑悃愊平夷惟其有常去輒愈思其在閭閻孝友融怡豈惟其家鄉黨是儀子陵之山千古蒼蒼清芬

不磨惟公之藏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 墓銘

### 夔州路提點刑獄張君墓誌銘

君諱棁字仲山於予爲從兄寔同高祖予家自唐嶺南節度使由曲江徙長安國子祭酒由長安徙成都再世高祖諱文矩早捐館舍夫人楊氏挈孤依外家于漢之綿竹今綿竹之張皆自高祖出也君曾祖諱絢祖諱鈞考諱注俱隱德不仕考以君升朝恩封承事郎致仕累贈正奉大夫君未冠遊鄉校貢京師入太學爲内舍生

預國子薦靖康之難間關歸故鄉就類省試登
紹興二年進士科已而丁內艱免喪遊東南值
先丞相忠獻公督師江上辟君主管機密文字
以軍事入對改承奉郎湖寇平用幕府功遷宣
教郎以親老丐歸授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
字秩滿成都府路制置使席公益辟幹辦公事
未數月丁正奉公憂服闋通判黎州又通判夔
州未赴權四川總領所撥發舡運至夔才兩月
以臺檄權知忠州還夔秩滿通判峽州丁所生
母太碩人憂差知資州未及赴服闋知榮州改

知蜀州秩滿入對知隆州中道改洋州歲中除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又徙夔州路再歲請祠有旨令入奏行次荊渚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即日西還以疾没于巴東享年七十有四積官至朝請大夫君資禀淳茂於勢利泊如也方忠獻公督師君在幕府入對論爲國當先自治當上意忠獻且器之而君顧以親老力引歸已而忠獻去國爲時相所忌併與族人抑之君以資考連得倅貳率遠次且愈下不屑也其自蜀州入對上即位之三年方留意牧守訪問再四貴

近有欲見之者迄不往揆小州而歸晩被召命
而祠請已再三上矣平時官情大略如此其爲
政大體本於忠厚愛民不苟其職而不爲赫赫
名黎之爲州三面阻澗懸絶數十仞自北山引
水入城承以木溜雜泥滓牛馬飮民以爲病君
至始以陶易之甃三井以瀦之爲宇以覆之題
其額曰惠民至今賴其利是時提舉司欲以它
郡置場貿茶君謂郡並邊每歲以茶之晩生者
易蠻馬今爲場使夷人知茶味必得此而後市
則將何辭論再三議卒詘其攝事總莫益昌大

水軍儲丞江不沒纔數尺君身當其衝督役夫
日夜築治廪以完迺請徙置高原今南倉是也
其在忠州之歲又會大水入郛郭君先期令民
徙雖州治亦以舍計口予食親撫存之民賴以
活忠素彫弊獨以鹽課裨歲用君會一歲用度
出入以其餘代下戶輸上供銀數千兩人尤德
之其在蜀州州素苦重額累政積負緡錢總賦
者方務聚歛督趣急如星火君視民力困不忍
剝取寧以身受責總賦者遣其屬至郡鈎考微
隱首校公帑籍迄無一毫私獨劾君首議抗拒

爲諸郡倡朝廷察見始末使寛朞限以補緫賦者迄無如之何郡有大辟獄具而君獨疑其贓未得一夕夢至何處若神祠者有大書疑字蘂而作曰必是獄也審究之果主家紿囚以不死使之承追逮迄服盖其惻怛之誠雖夢寐不忘也時北邉方用兵緫賦者議調西州民轉餉君謂有三不可西州賦重於三路不待調夫民力已疲矣自蜀至利役夫徒手走千里始得負粮而行又千里乃至西和古人以爲千里饋粮士有饑色今且倍矣獨柰何且劒利調夫一人之

費爲錢八萬西州道遠費必倍以一夫十六萬
錢計之直米五十碩古人以三十鍾致一碩爲
困民今以五十碩致六斗之粟利害又相絕矣
卒寢其議一路賴之其在洋州異時逋戸反業
得貸牛出租於官合諸州累欠至三千餘碩總
計者用爲實數以給軍邊民至破產不能償君
列其事于朝悉得免郡歲受民租總賦者輒對
糴以給軍先時民輸一石以七合爲羨其後並
緣十倍之至是又欲以七升爲額君曰作法於
貪其弊將可窮邪力沮止之其持節利路興洋

間多營田與民田錯官軍怙強爲擾且多荒
君上其事于宣撫使請令民亦得佃耕農穀用
以廣蜀饑流民至關外者甚衆按視振給且廣
糴以平穀價使皆得食知樞密院虞公允文時
爲宣撫使每咨訪以事君率正論一不及私再
三爲言成都路預借之弊朝廷非不申敕而迄
不能止蓋以諸郡倒空之無以塞責則巧爲之
計令不若盡攷其用度出入之實上聞而有以
寬卹之則預借可戢民受實惠矣其後諸州卒
得蠲減實君發其端其在夔路於獄事尤切切

首下教禁戢四事拷掠無得過數繫治無事踰律訊問必躬臨疾病必以實合一路之獄凡六十有五禁囚百三十事令下才閱月以獄空聞者三十八所夔恭兩州合欠經制緡錢至二萬七千有餘君謂赦令之下有所蠲獨此不得邪言于朝併他路得免其不急於催科而篤於厚民類如此亦異於俗吏所為矣君孝友恂恂幼事正奉公甚謹中歲以來率婦子奉所生母曲盡其意居喪以毀瘠聞治家有法度不事華飾不為戲言不忍言人過鄉人尤親且敬之不敢

干以私待族黨有恩視其尤困乏者推居官所得俸以給之女兄及族弟之女貧不能行君收撫嫁遣比君沒哭之如父少長從忠獻公公每愛其愨實時時從旁推揚蜀之賢士大夫而未嘗以語人教子弟諄諄不倦每曰爲人當植立貴勢不可恃也居官當廉謹己欲不可縱也治家當勤儉衆財不可私也此吾平生之所身履而以望於子弟者其所存亦可槩見矣君娶李氏先君卒累贈宜人四子皆業進士光弼以君蔭得迪功郎充四川提舉茶馬司准備差遣次

光遠將仕郎次光裔光顏四女長適迪功郎房
鐸早卒次以癈疾不行次適何如川次適黎時
雍皆爲進士內外諸孫男女合十九人以淳熙
元年十有二月甲寅朔葬于縣之武都鄉光弼
等萬里遣來請銘予惟念自幼從先公周遊四
方於宗族闕敬方君在忠獻旁時予盖未省事
也丙子之歲忠獻在疾君來省侍于長沙始獲
從君語是歲忠獻入蜀又獲欵也顧其氣象猶
有前輩重厚典刑足以儀刑鄉黨使後生小子
消浮薄之習不謂十九年間不復見君而君亡

矣予既憂患之餘念宗族日落棠棣脊令之詩實感厥心如此又可以辭銘曰

其德也器厚而不窳其蘊也積實而不寠其用也泉澤而不淤其傳以銘匪今于古

## 直秘閣詹公墓誌

自頃國家承平日以士大夫豢於寵利無捐軀殉國之志狃於宴安諱言兵事一旦戎馬入中原相視愕眙不過爲畏避偷生之計伏節死義罕有所聞至其謀國則以退怯爲得筭事讎爲全策風俗至此夫豈一朝夕之故哉然而其間

天資忠義務爲實用不汩於習俗有志於當世者亦豈無其人顧有而絀於時論又不克盡其用爲可歎慨若詹公是也建炎初元公通判鞏州虜騎再渡河狃脅陝洛長驅至秦隴將及鞏郡守假它檄去公即日合兵民七千人授甲登陴虜至城下大呼趣降公命以勁弩射之圍合數重部分既定歸與家人訣曰自國門直鞏九郡皆不守吾守死矣竭家貲犒軍謂其父老曰我已與家人訣爾當共助我皆感激爭出金穀虜盡力攻五日不能破會公所乞熙河兵至與

虜戰殺其酋三人遂遁去城卒全紹興初苗傅
等甫伏誅虜勢憑陵諸將有憤激戮力之意有
司顧以調度不給爲憂會大饗明堂已下詔矣
公時從招討使慨然奏疏大畧謂靖康之禍人
神共憤乆矣今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與其崇孝
饗之虛文曷若厲復讎之大義請停大禮悉以
其費佐軍督諸將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
靈繼志述事孰大於此事雖不行識者韙之丞
相張忠獻公督師遴選時彥首辟公掌機事劇
賊楊公據洞庭奉檄先走鼎州度事宜所條上

悉中機會方是時虜挾我叛臣日窺邊諸將列屯淮漢幕府議軍事曲折有非文檄所能傳者必委公往諭意析理會情無不切當蓋公舊爲河州士曹故將王淵爲寨主摇將校至死郡守欲加罪公曰小校犯階級是不可以常人論也卒免之王公感激平生事公如父兄張俊韓世忠始淵部曲也故其言尤爲諸將所信忠獻以是任之公善將兵事嘗佐世忠解濟州之圍行至熙河閒虜騎已南公曰卒遇敵進退何據當駐山陽以俟待之一戰可勝世忠銳意不能從

師至宿遷果潰自是愈心服劉光世之罷兵柄
也尚書呂祉往蒞其軍於合淝公已去幕府貽
書忠獻曰呂尚書之賢固爲一時選然於此軍
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與前人比兼此軍
今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其下酈瓊輩故等
夷耳恐有中不能平者願更擇其偏裨素爲軍
中所親附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忠獻然其言
未及行而酈瓊以叛聞公明審有謀類如此自
忠獻去國和議興公不復用有薦之於時相者
時相方謀和亟惡言兵乃曰詹君而賢何乃樂

從兵間耶嗟乎是豈知公心者哉及虜暫歸河
南地見大夫無可使則又謂公有守輩勞俾以
使指往關中時公年高矣親舊爭勸無行公曰
朝廷名爲撫舊疆吾雖老敢辭乎曰然則無以
家行乎公曰人情危疑使者不以家行是重之
也即日盡室引道間闕入境延父老問疾苦布
德意會虜敗盟不克終事蓋其慷慨徇義之意
至老不衰其爲人本末大略如此所謂天資忠
義務爲實用不汩於習俗而有志當世者者公
非耶而絀於時論不得盡其用以死則可不爲

之歎息哉予故特表而出之世之君子必有能
辯之者公諱至字及甫嚴州人曾祖璠贈正奉
大夫祖詢不仕父安學行爲鄉里所尊以累舉
恩仕爲浦江簿贈宣奉大夫母太碩人余氏公
中崇寧元年進士乙科授泗州推官河州推官
徙士曹叅軍改秩監在京廣衍倉通判濰州易
南京留臺通判永靜軍及鞏州召未對除陝西
轉運使以親老辭改御營平寇左將軍隨軍轉
運判官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爲江淮招討使
司隨軍轉運副使知常州改徽州辟州督府主

管機宜文字以幕府功除直秘閣忠獻將薦于
上會太碩人有疾力辭歸遭內艱服闋提舉台
州崇道觀知處州言者希時相意論公與諸將
善坐是罷起爲永興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後復
丐祠以崇道歸紹興十年以微疾沒于其家之
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初娶何氏再娶許氏俱封
令人子男三人侬之仰之倬之並右從事郎孫
光祖紹祖似祖興祖昭祖女長適迪功郎潘淵
明次適承節郎方守中次適承務郎王與義是
歲十月甲子葬于遂安移風鄉新村之陽積官

至左中奉大夫封建德縣男公自幼沉厚寡言外樸中敏孝友尚義居太碩人之喪鄉黨以爲法育伯兄孤孫如己子孀妹來歸爲之區處生事兒女婚嫁皆得所宗族之貧無所給者曰於我衣食死於我葬以至外姻亦賴以濟度量恢廓喜怒不形而人亦莫敢犯奬借後進聞一善若出於己有不善爲之憂委曲諷曉之雖甚不肖亦知愧訓誘子弟不欲傷恩反復諄諄不憚故凡其宗族與其鄉之人生則相與愛敬病則合力祈禳終則至於流涕此豈偶然哉公於書

無所不讀讀輒不忘務以躬行爲主考論禮樂制度往往得經意尤喜推原歷代治亂得失之故緼蓄深厚發爲文章雅徤追古其得意時操筆如風及讀之雖宿致思者不能及其藁隨多散失所裒拾僅得瀛山集十卷詹氏系本南陽五代時有避亂來嚴之建德者實公始祖也其二子復徙遂安一居遂安之原至公凡九世一居新安之原亦同邑也自宣奉公糾族講學而詹氏始多秀士及公益敦篤懼兩原子弟世遠日疎乃立二老祠每歲季春悉合其少長奉祀

事已相與飲酒序親愛以無忘厥初雍雍然也
又為之立墓祭之式使後人世守之其尊祖糾
宗之意甚備詹氏人才之盛抑未艾也公季弟
曰棫仕為宗正寺丞於公蓋同志者公之葬狀
公行事甚詳而銘文未有所屬後三十有四年
歲在戊戌宗丞有子曰儀之今為廣西轉運判
官與帥張某聯事講學相好也於是始以屬某
而某實公所從忠獻公之嗣子也乃不克讓為
之論次如此而銘之銘曰
猗若人之好脩兮懷瑾而為羨也不隨俗而風

靡兮厲秋霜以為志也羌視鏻而弗疾兮已獨斯之恥也紛懷生以自營兮于何艱之避也周旋於羽檄之間兮抑將以伸其義也凜自信之不疑兮曾習俗之何睨也勒銘以昭之尚後人之興起也

通直郎致仕向君墓表

開封向氏自文簡公相眞宗天下稱賢其家始大于後欽聖憲肅皇后作配神宗母儀三朝其族益光顯人才亦接踵而出始終與國並昌靖康女眞之變二帝北狩衣冠南渡一時伏節死

義之臣僅可屈指計而建炎之元守死淮寧風
烈暴白者實文簡四世孫忠毅公也忠毅死時
其家幾亡噍類第四子沈適以逆婦于故侍讀
文定胡公之家獲免於難君即沈也字深之云
君生名門資禀靜厚既受室于胡氏日親文定
之教薰陶義理步趨矩度益以成其德獨痛家
國禍難之酷終身於祿仕蓋泊如也至於春秋
復讎之義則不能以忘於中無路自伸積憂薰
心早衰多病以至没齒識者惜之自宣和中用
叔中奉公子褒恩補登仕郎紹興中始授右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又十五年復爲添監壟其務有劉昉者安撫湖南嘗希時宰意誣奏君叔父秘閣公子忘至是昉復來君即引去適陝君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迄不上也君念所生母李氏自淮寧相隔歷歲久遠迎養禮絕遵律追服牽禮無違服除中畀前命言者論忠毅淮寧之節訪其後人尚書下符促赴闕君以時方多虞己又抱痾養身崇德無辱其先庶幾足矣希寵徼進非所願也竟不往前後凡五監潭州南嶽廟最後以上登極恩轉右從政郎在法選人

六考致其事則通朝籍君覬得以追貲李氏即
引疾請會新制止得改次等已而嶽廟理考故
人之在朝列者爲之請乃更授右通直郎致仕
拜命才八日而君沒未及爲李氏言也聞者尤
傷之君孝友端諒奉先致嚴居家有制爲人謀
必周主財用必公制事敏而詳接物簡而和居
處服用取適可而止視外營末趣紛華盛麗舉
無足以撓其中蓋其天資之美而亦薰習之力
也君事祕閣如事父閒闔百爲備極勤力深愛
和氣小心畏忌奉承幹蠱凡四十年人無閒言

始忠毅死事朝命官其後六人君以其一奏季
弟鴻鴻蓋淮寧睆死於襁褓中者自餘悉以聽
祕閣之命畀其族人而君之子士行祕閣又以
郊祀恩先已諸孫而及之推此可見其叔父猶
子相與情義之篤也故侍郎胡公寅每咨嗟語
人曰若向深之之事叔父可以爲人猶子之法
矣祕閣自南渡以來聚族而處甚恩既沒君復
率諸弟守其遺訓綱紀輯睦如初乾道七年四
月十八日微疾没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是歲
六月葬于衡山縣紫蓋鄉梅橋山祔于忠毅公

塋側君曾祖考綬故西京左藏庫使祖考宗琦
故太中大夫贈少師考忠毅公子韶故中奉大
夫知淮寧府贈通議大夫賜謚君之配胡氏文
定公之女賢德懿範爲閨閫之表子男六人曰
士行迪功郎前荊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餘皆
夭女四人長適通直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
文字胡大原次適將仕郎劉無忌次適蕭瀚次
適趙維皆進士孫男二人公頤公顗淳熙二年
士行以大原所狀君行來曰先君沒四年矣而
墓表未立敢泣以請某惟念如君之賢實中心

平日所敬者獨懼文字不足以稱耳而尚何辭
乃爲之銘銘曰
有赫其門國之休兮有美其質羌好修兮被服
名教言行周兮蘊闗百懼抱隱憂兮世所趨鶩
匪予求兮湘江之湄獨夷猶兮終莫充知尚奚
尤兮曷以詔後表于丘兮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新式四